



## 梧桐树

■巧静舒

小军家住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里。和小村里大多数家庭的孩子一样，小时候的他，因父母在外工作，便和奶奶相依为命。

奶奶家的房子是上了年头的老房子，房顶、墙壁等总要请隔壁的张叔过来整修。院子里的梧桐树，即使在冬天，仍能给家里增添安全感。树周围专门用砖头围了一圈，小军听说是奶奶花钱请人修的，张叔晓得还跑来质问奶奶是不是嫌他手艺不精。小军记得奶奶只是笑了笑，留了张叔吃饭，那晚的饭菜多添了好几道，像是在给张叔赔不是。围砖修好后，小军常能看到奶奶坐在围砖上，比之前拿凳子坐得距离好似更近了。奶奶总是安静地瞧着树好久，不像发呆，倒像是在留恋什么。

梧桐树很高，看起来得有几十年的树龄。小军小时候顽皮，总爱抠些树皮来玩，老树很慷慨，不惜赠予树皮，一抠一揪便是一大块。宽大的树身有一大片变得秃秃的，像一条清澈的小溪里谁故意扔了块大石头，显得异常突兀。奶奶一向温和，但每次看到这些便要举起扫把与小军来一场“猫捉老鼠”，小军便躲在大树后面，委屈巴巴地向奶奶：“奶奶，你为一棵树要打我吗？”小军见奶奶愣了神儿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之后便放下扫把，她看着小军，沉默了一阵，叹了口气，却没说什么。小军长大些后，不似从前那般顽皮，看着奶奶坐在大树底下，他便过去陪奶奶坐着，问出了几时一直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。

“奶奶，这棵树有什么意义吗？”奶奶闻声转过头，她已年过70了，眼角的皱纹又平添了几道，年轻时吹弹得破的肌肤似没了力气般耷拉着，唯独那双眼睛依旧透出锐利的光芒。

奶奶又转过头看向了大树，想了想，缓缓笑道：“小军长大喽，不抠树皮了，奶奶也不追着打了。”奶奶顿了顿，继续讲：“这棵树，可是咱家的救命树，奶奶和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时局动荡不安，这树当时还不起眼呢，旁边比它大的多了去了。当年游击队来了之后，和日本人周旋……”

“那奶奶您呢？”小军问道。

“我们就藏在这树下。当年，哪户人家都给自家安置藏身

的地方，可人多了就不是个秘密了，战士们连夜挖地洞让我们藏，专挑这种跟大树相比并不起眼的“小树。”奶奶沉默了一阵子，接着说：“有一次，你太奶奶、太爷爷，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抓了一个战士后，把他绑在这棵梧桐树上严刑拷打，想要问出村民的藏身地方，但战士宁死不屈。我送情报归来，才知道咱家被烧了，大火烧了好几天，可这棵树竟然没有被烧死。听村人说，树被战士的鲜血染红了，可一村子人都被保护得好好的……”

奶奶讲述往事时揪心的样子，让小军不忍再多问，只是静静地陪奶奶在梧桐树下坐着。正值夏季，梧桐树长得很茂盛，把小院遮在太阳光下，夏虫在树上吱吱呀呀地叫。

梧桐树还在一年年疯长，阳光透过叶子落下的光影静谧美好。头发花白的奶奶就坐在围砖上倚着树，手里的蒲扇轻轻扇动，老人闭着眼，嘴角微微扬起了一个弧度，享受这岁月静好的日子。树上的夏蝉止不住的鸣叫，像在诉说着故事，并不显得聒噪。

后来，小军的爸爸在城里买了房，想接奶奶去住，但她死活不答应。小军知道，奶奶要守着大树，守着这方充满了故事的土地。临走时，小军从车座上往后看，红色夕阳下的梧桐树显得异常可靠，拄着拐杖靠着树身的奶奶闭着眼睛……小军记住了这一生都无法抹去的画面。

小军很争气，考进了军校，父亲很是欣慰，奶奶像是早预料到了这个消息似的，只是点了点头，并没有小军预想的那样激动。小军进军校时，拍了人生中第一张军装照，他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奶奶，小军知道奶奶看到照片一定会非常开心。小军后来问过父亲，才知道父亲并不是很了解奶奶讲的关于那棵梧桐树的故事。小军想，这是属于奶奶和他的回忆，便愈发珍藏在心。

小军大四时，奶奶去世了。站在梧桐树下，他想起了奶奶坐在树下把故事说给他听的情景，还有当年离开小村的那些画面……现在，他却不知说给谁听。

今年国庆节，小军来到了奶奶的墓前，梧桐树较之前又长大了许多，他抚摸着树身轻轻说道：“奶奶，祖国的变化，您瞧见了没？”

## 别样情怀

## 秋日苋菜

■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

周末阳光很好的日子，我在河边走着，忽然在一堆碎玉米秸秆处发现了十多棵绿汪汪的苋菜。它们生长在肥沃、向阳的湿润土壤旁，靠着这样优越的条件，长得娇嫩可口。我掐了最嫩的苋菜头，将它们放到鼻子前又嗅了嗅，一股特有的清香扑鼻。

现在秋风一天凉似一天，而这些苋菜却精气十足地生长着，它们无畏风吹和雨打，任性自由，野性十足。虽然早过了成长的最佳时节，可它们也毫无抑郁之气，在不好的成长环境面前不黯然神伤、唉声叹气，而是抓紧每一个有利时机用尽全力生长、抽穗，孕育下一代的生命。没有在沉沦中失去追求向上的动力，而是以奋斗者的姿态抖擞着精神，选择用坚毅的态度去度过时日不多的一生。于寒冷的夜里探起身子，用清亮如月华般的身姿，动情地在大地母亲怀抱中孕育力量和希望，凭着顽强的生命力，生生不息，一茬一茬完成着生命成长、开花、结籽的轮回。我佩服苋菜费尽心神寻找出路的积极状态，爱它们不遗余力追赶时间的样子，不被霜寒所击败，望之陶然，品之沉醉，多么可贵。

正因为它们的“野”性，才成就了野菜价值之“贵”。我把掐

回来的嫩苋菜头在菜盆里洗净，从街上买来新鲜的湿面条，等锅里的水滚沸，将苋菜先放进锅里，三五分钟后把面条也放进去。一会儿，苋菜和面条熟得差不多了，打进锅里两个鸡蛋，然后加入盐、调味料，倒入两勺食用油，再将汤面条里的食材用勺子翻腾几下，不一会苋菜就变得口感滑溜，味道清香，整锅汁滓汤浓，一大碗香喷喷的苋菜鸡蛋汤面条就做好了。

吃着自己做的苋菜面条，感觉异常幸福满足，秋天能喝上一碗新鲜纯天然苋菜鸡蛋面条，真是无上的美味，我的心灵获得了极大满足，原来幸福可以如此简单。幸福究竟是什么，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，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。金盆银匙、锦衣玉食的人，未见得生活在幸福当中；筒衣布履、粗茶淡饭的人，也未必过得不幸。

用一颗感恩的心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那么这个世界上每一朵小花、一粒不起眼的沙，都有可能成为幸福的源泉。真正的幸福从来都和财富无关，与地位高低无关。“人之幸福，全在于心之幸福。”每一次的意外相逢，都是莫大的缘分，与秋日的一小簇苋菜相遇，使我更加懂得如何热爱生活，如何珍惜眼前的幸福。

## 岁月凝香

■七南

古人以为，霜是从天降下来的，故将秋日初霜时节为“霜降”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：“九月中，气肃而凝，露结为霜矣。”又《二十四节气解》：“气肃而霜降，阴始凝也。”也就是说，从这天开始，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，冬天的脚步近了。“霜降杀百草。”草木经霜很快枯萎，不复苍翠。屈原《九章》中：“何芳草之早衰兮，微霜降而下戒。”尤其在北方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新霜著瓦，蕉折荷败，桃李与荆棘同萎，仿佛失却灵魂，了无生趣。

霜降纵然萧瑟，但亦有如醉美景，有悠阔意境。杜牧《山行》有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，白居易亦

有“醉貌如霜叶，虽红不是春”，王实甫《西厢记》中有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？总是离人泪”。如斯美景，令人沉醉，登高望远，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秋日胜春朝。

王冕诗云：“老树转斜晖，人家水竹围。露深花气冷，霜降蟹膏肥。”老舍的一首《致郭老》：“东流巨浪今湖北，霜降香山叶染霞。瓜果齐歌丰产日，高天一弹吐光华。”既写了景美，又道出物阜。时逢秋露凝成霜，几份凝结几份阻。只要心境平和，每一天都可温柔，所有岁月都可款款。

乡村春秋的清晨，推开窗，满目素白，晶莹的霜花让人眼前一亮：下霜了。霜都是悄悄下在夜里。秋风是一把美工刀，在湿润的草叶上，循着叶脉的

## 露结为霜

纹理，雕刻出朵朵霜花来。夜读白居易的《村夜》：“霜草苍苍虫切切，村南村北行人绝。”仿佛能透过虫声，听见霜凝之声，寂静而又寥远，真实而又缥缈。窸窸窣窣，近春蚕食桑，优美动听。

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”千年前的清晨，雄鸡才报，清月未隐，板桥初结薄霜，温庭筠启程回乡，但已有比他更早的人，在桥面留下霜迹。下霜的日子，万事万物都蒙上一层霜花。我们上学去，路上用指甲在着霜的叶片上画画写字，一路走、一路写、一路画，到了学校，睫毛和发梢也结了霜，我们对白须白眉的同伴，哈哈笑个不停。

霜给幼时的我们欢笑。而霜在塞外，显得沉郁、悲壮，连战鼓都播不响，“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”霜是思乡的泪水，“羌管悠悠霜满地，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”。

旧事旧情，非到特定时刻不会想起。季节轮回，一路走来穿越多少霜降，从前的小女孩，已为人母。时光快如一朵浪花，从身上瞬间漫过。今夜霜降处，正是吾乡，正是我们永远也走不出的心灵街场。

霜是秋天的月色。霜降后，月比中秋一倍寒，撒到地上的月光就变成霜，莹白、密厚。

梁简文帝《玄圃纳凉》中有“夜月似秋霜”，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用“空中流霜不觉飞，汀上白沙看不见”来写明澄的月光，给人立体感。仿佛随手抽一缕月光，就可锻一柄长剑，“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。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？”可仗剑天涯，行侠仗义。

千年以前，秋霜是李白床前的那道明月光，是受降城外、回乐峰前的那片沙上月光，是枫桥之畔无眠的张继对的那片水面月光。千年以后，在如霜的月光下，我常觉自己像一条鱼，身体是浮在空中的。而月光下的村庄，则是一条巨大的沉睡着的青鱼，屋顶的灰色瓦

片，映着月光，变成它起伏的鳞片，它的每一次呼吸，都是村庄的一次心跳。

我常在晚饭后出门，去河边，看水中月圆月缺，看风中叶生叶落，看两岸灯火熄灭。当我的脚踏在地上，月亮跟着我，月色如霜，晚风和煦，空气中时闻桂花香气，我心生柔情，觉得这一天没有辜负，人生的储蓄罐里就又可存入一钱幸福，二两美满，半斤感恩……

“九月的霜花，十月的霜花，雾的娇女，开到我的鬓边来。”这是戴望舒《霜花》里的句子，人间的霜不止在地上，在板桥，更不止塞外边关，它常不分时令，悄悄开在人的鬓间。

在季节周而复始的轮回中，一朵霜花的前世是早春檐下滴答滴答的雨水，是烟色迷离的谷雨，是苍苍蒹葭上的白露。霜是走在路上的雪，霜是时光年岁的显形，霜是人生路上的艰难苦恨。

人生实苦，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”。白居易《啄木曲》中：“我有两鬓霜，知君销不得。”不能销的鬓上霜，不得解的肠中结，不得解的双泪珠，人间万事细如毛，无奈之事何其多。杜甫登高望远，感慨“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”。范云樽前与妻话别，“不愁书难寄，但恐鬓将霜”，担心的不是书信难寄，而是双鬓生霜。《秋浦歌》中“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。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”，这就是李白，诗仙李白，也只有从他的诗句里，我们才能于无奈的伤痛中觅一缕豪情。也难怪，余光中会发出这样的独白：“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，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。”

古人云：“天下之物，纤徐柔和者多长，迫切急躁者多短，人生寿夭祸福，无不皆然。”我不惧苍老，“鬓微霜，又何妨？”我愿鬓霜变成我的铠甲，再遇艰难苦恨时，可从容应对。“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，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。”在严冬来临之前，莫负秋日最后的温柔。

## 生活余香

## 重阳饮菊酒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岁岁重阳。去年，我采了院中菊花，摘花瓣取其汁，用古法和糯米、酒曲酿酒两坛。一坛名为“菊花醉”，合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里桃花所酿之“桃花醉”；一坛名为“醉花阴”，花即菊花，阴取光阴之意，同时又含李清照《九日》“佳节又重阳”之境。此去经年，菊酒始熟，开坛启封，品饮正当时。

重阳节在战国时期已形成，魏晋始节庆氛围渐浓，备受历代文人骚客吟咏，至唐被正式定为民间节日，后历代沿袭至今。在我国，重阳节当天出游赏景、登高远眺、赏菊花、插茱萸、吃重阳糕、饮菊花酒等，都是传统习俗。

菊花酿酒在我国历史悠久，《西京杂记》载：“菊花舒时，并采茎叶，杂黍为酿之，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，就饮焉，故谓之菊花酒。”据说重阳饮菊酒之俗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潜，他隐居桃花源，与诗、酒、菊相依，“我屋南窗下，今生几丛菊”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“菊花知我心，九月九日开”。在《九日闲居并序》中，诗人直言“爱重九之名”，管他“世短意恒多”，我只“今日不为乐，知有来岁否”，举杯畅饮，渊明后，文人竞相效仿。

孟浩然在《秋登兰山寄张五》中写道：“何当载酒来，共醉重阳节。”卢照邻《九月九日玄武湖眺眺》有诗句：“他乡共酌金花酒，万里同悲鸿雁天。”《九日》中，王勃简洁明快地勾勒出“一幅鲜活的重庆节令图：“九日重阳节，开门有

菊花。不知来送酒，若个是陶家。”李白参加重阳宴饮，场面生动有趣，赋诗“九月龙山饮，黄花笑逐臣。醉看风落帽，舞爱月留人”。黄庭坚在重阳诗纵酒高歌后作《南乡子》：“催酒莫迟留，酒味今秋似去秋。花向老人头上笑，羞羞，白发簪花不解愁。”寥寥数字，尽显诗人旷达豪放之情。

闰秋重九日，白居易孤立黄花丛畔，思友心切，却只能“东篱独酌”，作《闰九月九日独饮》，满腔难平的思绪，化成末句“自从九月持斋戒，不醉重阳十五年”。不仅是唐朝诗人重阳爱好饮酒作诗抒情，到了宋代，李清照于重阳作《醉花阴》，抒发思夫之情：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菊花开得盛美，她边饮酒，边赏菊，染得满身花香。她触景伤情，菊花再美，再香，也无法送给异地亲人。据说此词寄给赵明诚后，惹得他三夜未眠，作词数阙，然终未胜过这首《醉花阴》。

在古代，菊花酒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的“吉祥酒”。陶潜诗曰：“酒能祛百虑，菊为制颓龄。”所以又称其为“长寿酒”，菊花盛放于秋霜之中，气味芬芳，用菊花酿酒，常饮可疏风除热、养肝明目、消炎解毒，对身体有益。《西京杂记》中有“九月九日，佩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，云令人长寿”的记载。

佳节又重阳，邀三五好友，一杯菊花醉，一杯醉花阴，试酌百情远，重觞忽忘天。



秋色 张金合 摄

## 诗风词韵

## 霜降（外一首）

■特约撰稿人 李季

那个倒退着走路的人  
已经进了一场北风里  
那个发如霜的人，命运会给他镜子  
给他河流  
霜落下来，夜半的  
铃声里，泊着  
谁的客船  
岸上的野菊花，已经喊不亮  
青年的渔火  
日子如错综复杂的

## 花木志

■特约撰稿人 王剑

### 梅

寒寒独自开。香气  
穿过瘦瘦的线装书  
在诗人的笔底  
缭绕。谁在深夜踏雪而来  
背对风  
站成一株嶙峋的傲骨

### 兰

深山太过寂寞  
偶遇知己  
也敢于把自己嫁给  
城市。月光  
濯你清瘦的影  
你却搅乱伊人的梦

### 竹

空下来

试题，一算就错  
水醒着，霜也醒着  
人间凉了  
说来看我的人，又回到了纸上

### 你好，穿过秋雨的人

你好，只身穿过秋雨的人  
你内心最好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 
你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 
雨如日子稠密，如日子冰凉  
如日子一样渡你  
你好，嫁给雨水的人  
嫁给远方的人  
你默然前行，呵手整装  
你面容沉静，内心温暖

空成一座山谷  
装蓝天白云。装鸟鸣  
装东南西北风  
有时，也弯下刚直的腰  
只是这种生命的玄机  
并非谁都能懂

### 菊

我的注视，可曾灼疼你的双眸  
所有的语言都已苍白  
谁纤弱的手指  
在轻触你的冷艳  
用疼痛去丈量一种思念  
是谁推开风  
坐在你的花蕊里  
等候春天

### 桂

人闲桂花落。簌簌的  
米粒儿。落成风  
落成雨落成令人无法躲开的香阵  
嗜酒的吴刚  
扔掉斧头。回屋  
抱来酒瓮  
他想在树下  
接一坛正宗的月光

## 流金岁月

■特约撰稿人 朱超

沙河流经北舞渡镇，身子一弓，留下几字形的巨大河湾。河湾如同臂膀，环抱着散若星辰的村庄，朱家庄便是这繁星中的一枚，不甚耀眼，也不出众，沉默着日出，安静地日落，一年又一年。

河湾中的村庄相距不远，狗叫和鸡鸣声彼此相通。然而，生性寡淡或不喜走动的村人，大抵一生也去不了几个村庄。父亲和我本是一对木讷父子，如果不是放电影的缘故，大概也不会走遍河湾。

父亲高中毕业后，爷爷托人从上海买回一台彩色电影放映机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，连黑白电视都少见，电影更是大家少有的娱乐项目。父亲迷上了放电影，在十里八乡往来穿梭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起初是和村里相熟的伙伴一同奔走，一辆手推车放上机器，广播、幕布、发电机、稳压器，连同细小零碎，满满当当。晚饭通常是不吃的，趁着黄昏找好场地，

扯好银幕，喇叭里放上几首暖场乐曲，夜色也就降临了。故事片放在前边，节奏缓慢，聚拢人气。眼看着场子里乌压压一片，人越来越多，平房上院墙上砖墙上树枝上全都挤满了观众，第二轮枪战片就开场了。通常是抗战片和港片，偶尔也有歌舞片和戏曲片。那时的世事，仿佛简单明了，一部普普通通的影片就能给人酣畅淋漓的艺术享受。不管是八十老家还是三岁娃娃，都沉浸在夜幕下浓烈的观影氛围中，踏实而又美好。

在往来寒暑中，日子一张张翻过，父亲的放映机终日繁忙。方圆左近，东西两庄，红白喜事，孩子上学，老人过寿，都少不了两场电影。当初陪同父亲放映的几位叔叔，也都相继成家，我成了父亲忠实的跟班。从七八岁跟着看热闹，一直到二十岁上大学，我的成长岁月，恰恰是露天电影的消亡史。这样说未免残酷，可我的确是见证了农村电影从万人空巷到门可罗

雀的大半个过程。从一九八六年到二〇〇八年，二十二年间，父亲放映过不下千五百场电影。我从来没问过他对于农村电影式微并最终淡出人们视线的感受，但我知道，他一定是伤怀的。

一代人来一代人去，很多事情就这么悄然隐入历史的尘埃中，只留下些许残影供人凭吊。现在回想起那段放映时光，更多的是一种欣慰。

多少次，我踏着夕阳放学回家，父亲正往车上装放映机。见了我，说声“准备出发”！我便背上书包，抓起半块馒头，跟车而去。一路上，与村人不停碰面：“这是往哪村演啊？”“今晚演几场？”“四场？谁家恁宽实！”

到了目的地，找好适合放映的场子，就开始扯银幕，通常是扯在两棵树之间。银幕绳的一端系着铅块，父亲精准一抛，绳子越过树杈就落在手边。升起银幕，村里的孩子就得到差差不多了。放上几段豫剧

《朝阳沟》或是《风雪配》，老年人也搬上凳子出了门。夜幕降临，大家随着剧情时而大笑，时而惋惜，认真的劲头儿像是又回到了学堂。

如今，父亲的放映机落满了灰尘，放置在储物间的一角。有时想起，他也还是会去擦拭一番，可终究不再用它。许多事情都有它的时序，什么时候该生发壮大，谁也阻挡不了。可过了那阵儿要衰弱，退场了，也没人能够挽留。不光是电影，遗落在过往风烟中的人事何止万千？不必过分唏嘘，该迎接的迎接，该告别的告别，哪有百日红花常开不谢呢？

有时，我还会想起那些年电影散场后的情形，觉得依然亲切：冬夜的篝火释放着腾腾热气，我巡视全场确定没有落下什么重要东西。主人家酒菜已摆好，盛情邀约。父亲拉着车喊一声“走了”！我便欢快地随他去酒桌上，享用我的花生米了……

## 父亲的放映机